



九界文学网
www.jiujiewenxue.com

原名《天蓝》，晋江、九界文学网感动千万少男少女的爱情经典

假如^{LOVE}爱有天意

JIARU AI YOU TIANYI
式微◎著

式微很臭P地说：很多晋江网友说偶这文比《明若晓溪》更荼毒她们的心灵……

明晓溪亲密姐妹倾情写作，《明若晓溪》姐妹篇，带你走进天蓝的纯爱世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式微◎著

假如^{LOVE}爱有天意^{JIARU AI YOU TIANYI}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爱有天意 / 式微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2006

ISBN 7-80673-842-8

I. 假... II. 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4343 号

假如爱有天意

作 者: 式 微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申 强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小 贾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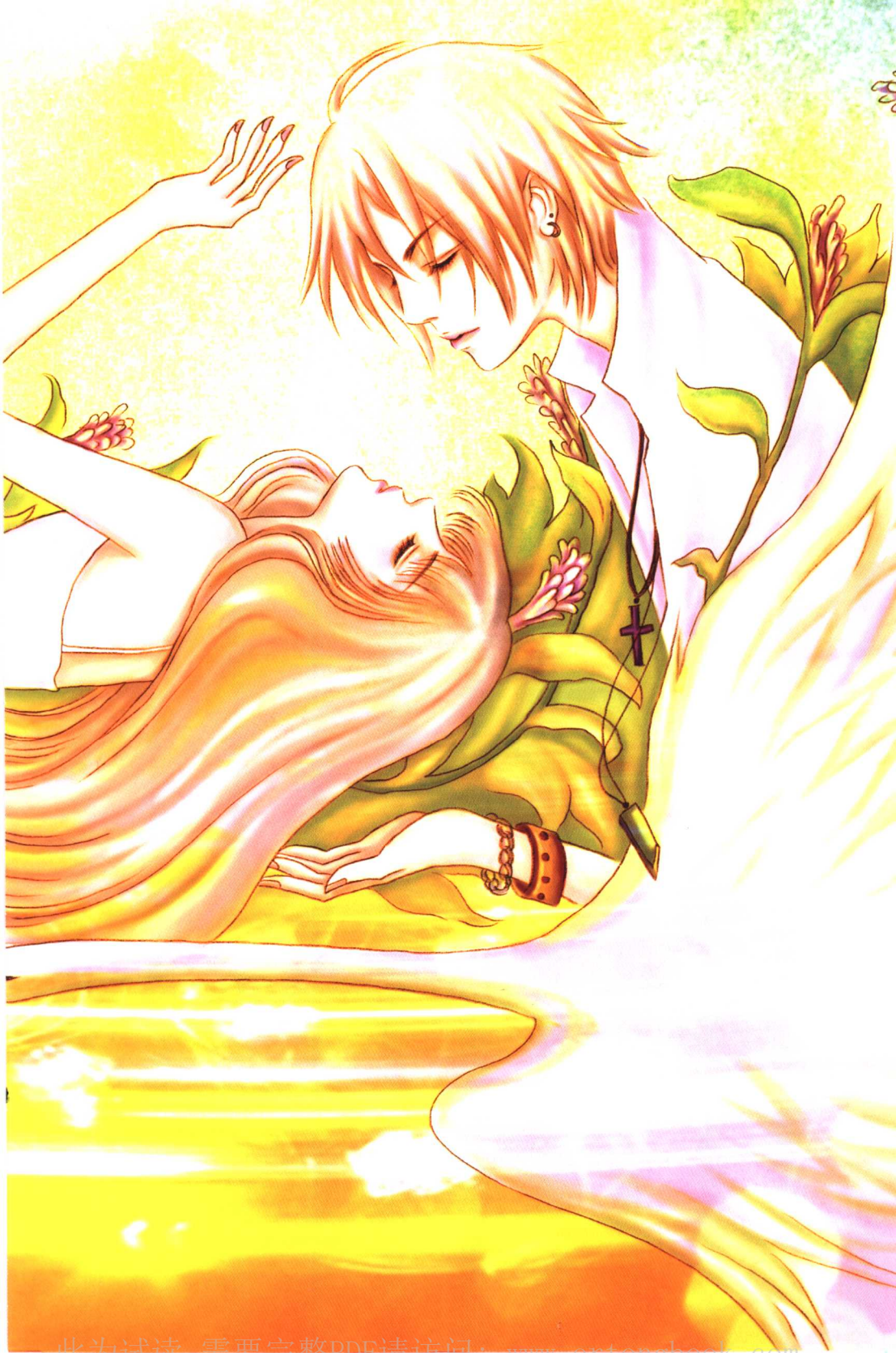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842-8/I·393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第一章·他们，我·001
- 第二章·宿命的安排·019
- 第三章·谜一样的男子·035
- 第四章·这是爱情吗·051
- 第五章·不爱的人最幸福·069
- 第六章·消失的爱情·089
- 第七章·你背叛了我·103

第八章·阿里神山的告别·117

第九章·另一个男人·132

第十章·我不会爱你·147

第十一章·再次相遇·160

第十二章·远行·175

第十三章·圈套·188

第十四章·我爱你·197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他们，我



JIA RU AI YOU TIANYI

物质丰厚，就代表感情稀薄吗？爱情，让人们忘记时间，然后时间，再让人们忘记爱情。嗯，原来我们的爱情是败给了时间。



跳下楼梯，深呼吸。

沿着环北路的林阴道一直向下，步行十分钟，左转，步行五分钟，便能看见旭初高中气势宏伟的正门上四个金漆大字。高三，依然是值得游戏人间的日子，不是吗？

忽然想起不久前的下午，我翘课在公寓死睡，正值七荤八素之际，一阵有礼却不死不休的敲门声磨得我耐性全无，爬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身边的人，于是头发飞散，T恤、短裤，拖着一双大拖鞋踢踢踏踏地出现在他面前。

拉开车门就往里跳，台北的夏天可不是普通的热，只要在太阳下站一分钟，所有的细胞就会像满树的蝉般尖叫。

“下午没课吗？”

“您不是知道我在公寓吗？”指了指上方。

“你妈打你公寓的电话，说你在公寓，我才过来的。”心下嘀嘀咕咕地骂，出卖我！就她一个人知道我把公寓的电话晾起，就一定

是在睡觉。

“呃……下午自习。爸找我有事？”

“你今年高三了吧，我希望你能考台大，读商管，毕业出来帮爸管理公司。”

“我不想。”把脸埋进前方车座的真皮皮革里，闷闷地道。

“不想？那……那你想读什么？”父亲的语气有丝恼怒。

“我……”把脸从真皮里拔出来，眼睛闪亮，“我想环游世界！”
还想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你！简直是胡闹！”

我垂下头去，很失意地叹了口气。“难道你想我养你一辈子吗？”

“最好不过……”瞄瞄他剧变的脸色，我乖乖地噤声。

“想都别想，毕业了我就把你弄到台大，反正台大的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你读也得读，不读也得读。”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没点新意。

我努努嘴，打开车门，再狠狠地甩回去。

不想想了。深呼吸，重重地吁出一口气，向教学区踱去。绿化带的木棉树下站着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张牙舞爪地向树干挥舞着她的小手，像在对树宣战。我微眯起些许近视的眼，她看起来有点熟悉，再走近一点，明晓溪？！她不是转学去日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晓溪！”我在她身后一米处站定。

“啊，天蓝！”她正舞动的手忽然向我摇摆。

从小，我就不甚与人亲近，生性冷然。而她，是我唯一愿意接近的人。也许……因为那样明亮的笑颜。一双笑起来会格外明亮可爱的眼睛，唇角扬起略带点调皮和稚气，单纯似水晶般透明。

“你怎么在这里？不是应该在日本吗？”

“我……回来了。”她的眼睛一暗。

“怎么一回来就邀树起舞呀？”下巴对着木棉树一扬。

“那个,去日本之前,我在树下发誓一定要学成归来。呃……事实上,刚才我在忏悔。嘿嘿……”她还是那么灵动。似乎……又比半年多前的她多了几分……妩媚?!

“我还以为你……和那树有宿世恩怨呢。”任谁都会这么想。

“呵!我刚回来你就用磨好的尖牙利齿招呼我呀?”

两人笑笑闹闹地走回教室,身后漾动着流淌的风。

日子平平淡淡地走进十月。我一直以为晓溪会在某堂课中忽然撞我的手肘,低声对我说:“天蓝,我跟你说过……”可她只会在上课时忽悠走神,目光总落在远处的苦楝树上。只是有一点点好奇,她回台的原因。

像疯子般跑到学校,才发现不是迟到了,而是早到了。该死的手表,真会挑时间来停。

清晨的校园覆着一层淡淡薄薄的朝晖,嫩绿的草皮上还盛着昨夜留下的露水,风过,湖面波光潋潋,星星点点。轻踢脚下的石子,背靠着树干缓缓滑下,微湿的晨雾袭来,闭目假寐,一道阴影移近。倏地睁开,看到一双黑色球鞋,向上移,黑色的牛仔裤,再往上移,我微眯起眼睛,黑色的衬衫。他太高了,脑袋要足够后仰才看到他冷峻坚毅的下巴,紧抿着却鲜艳的薄唇,迎风微扬的及肩黑发,颀长身躯。

很冷,这是在我脑子里最快闪过的字眼。

他目光下移,俯视着我。我惊呆了,竟会有这样俊美而冷漠的男子,空白的脑袋里只有意竭词穷的震撼。目光交接,剑眉下的一双寒星美目,冷若冰霜,仿佛睨空一切。我直直地瞪着他,如此放肆

地与他目光交缠，直到他恍若未见地别开脸去，我才自嘲地撇撇嘴，站起身，扬长而去。

懒懒地回到课室门口，小禾从我身后旋风般冲进教室，手里挥动着一本杂志，毫不理会因躲闪不及而被撞飞的我。摸摸正哀号的脑袋，怎么她每次跑步考试都不及格？

“风间澈！是风间澈！”何许人？

全班的目光齐刷刷望向她！仿佛看到的不是她手里挥舞的杂志，而是活生生的风间澈！我撇了撇嘴，越过她，落座。目光掠过身边的明晓溪，意外地看到她一副被电击到的表情，几乎跳起来的动作。

兴奋的小禾接着发布新闻：“日本钢琴天才风间澈应邀来台，据说还会到我们学校来呢！”

“哇！！”欢呼声简直可以将教室的屋顶掀翻。

“风间澈耶！”

“是风间澈啊！”

“就是那个风间澈呀！！”

忽然，研究杂志的小禾大嚷：“嗯？！风间澈是日本仁德学院高中部的，晓溪在日本时好像也在仁德学院啊！”顿时，众人眼中发出的贼亮的光，炯炯瞪住正欲偷溜的明晓溪。

“铃……”上课铃声响了，我听到晓溪低低地吁了口气。目光收回，轻轻地落在窗台外。

教室的门开了。抬眼。班导师？身后还有两个人？一个金发少年，碧蓝大眼，有着天使般的微笑。笑起来有可爱的小酒窝，低叹，又一个红颜祸水。而另一个……怎么……是他？那身黑得强烈的衣服，令人窒息的冷峻以及……孤绝。

“咳！”班导师一声巨咳，终于惊醒了所有魂游天外的少女们，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从日本仁德学院转学过来的牧野流冰和兰迪，以后就是你们的同学了，希望大家……”

满堂惊艳的回魂声立刻盖过了班导师的声音。又是仁德？我低头抚眉，却清楚地听到明晓溪发出的抽气声，看来，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晓溪回台的原因。

直到牧野流冰走到我们的桌前，站定。头顶上，传来低沉而淡薄的声音。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好……久不见？

立即，明白他所指的“你”非我。

明晓溪仿佛刚清醒过来，还用手猛敲了一下脑袋，直到看见眼前的男人皱起了眉头，她才喃喃地说：“我……你，怎么会在这里？”

“笨丫头……”那一声，轻得似乎只有我和晓溪能听到，他便转身走到课后座去了。跟着他的兰迪还调皮地回头朝晓溪眨了眨眼。晓溪的目光呆滞，直到英语老师重重的一咳，她的脸才腾的一下红了起来，因注目于他们而寂静无声的教室哗的一声热闹起来，我不得不缩起身子，以免挡到众人一睹女主角的视线。

“天蓝……”过了大半堂课，她才神游回来。

“嗯？”笔记还没抄完，板书就被擦了，挤出沮丧的声音。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懦弱。”谁？眼前还垂死挣扎着横七竖八的ABC字母。

“啊？”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个……基本上，懦弱是人的天性……呵呵。”

“是吗？可是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那个……牧野什么的，是你回台的原因？”好奇的狐狸尾巴要藏不住了。

“天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了好半天，她没下文了。于是

我们都睁着眼睛各自神游了一天的太虚。

至于牧野流冰和兰迪，我终于体会到他们无敌的魅力了，平日放学铃刚打响，教室里的生物能在一分钟内跑得只剩下被踩伤的蚊子。而今天……众人都像看到期末考前宣读考试重点的老师般紧紧地盯着牧野流冰和兰迪，闪光灯般的眼睛熠熠发光。而教室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其他班闻风而至的犬类物体。

古人明训：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直觉我就想站起来闪人，无奈唯一的出口忽然多了一大块障碍物，而且丝毫不想礼让的样子，我正考虑着要从后面的桌面跨出去，还是从桌底爬出去时，他开口了：“晓溪。”我一怔。从这么一张冰冷的嘴里叫出来的名字，竟带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深情。牧野流冰指指外面，问道：“可以到外面聊聊吗？”寒冰般的眼睛在接触到她的瞬间变得深沉灼热，流露出蕴藏的深情。

“冰……”晓溪的唇翕合了一下，定定的，最终还是点了头。他们一迈出教室，人潮立刻跟随而去，像被龙卷风扫过般，教室里恢复死寂。

掀了掀唇角，实在是好奇啊，不过有那么多狗仔队跟着，只怕明天我就能听到绘声绘色的现场直播了，于是舒展了一下身子，伏在课桌上。丝丝的晚霞蔓延西方，从高大的阿勃勒树桠间看黄澄澄的夕阳，千丝万缕地分开，落下。也许……天和地比爱情永恒。

晚风从窗口漏进来，凉凉的，掺着些许花香，反反复复用手指摩挲着英语课本的边缘，布纹纸的书皮在夕阳的余晖里，有一种不真实的质感。舒服的……

惊醒。一片黑暗。我竟然在课室里睡着了！动作幅度太大，把桌上的书都扫到地上去了。啪嗒，空荡荡的回音。黑暗里，似乎引起了一些震动。

蹙眉。收拾起课本抬脚就要离开，忽然空气微漾，我轻轻地问了一声：“有人吗？”

死寂。笑骂自己的神经质，问好了前门，绕过桌椅，向后门走去。

有人！我惊得跳起，目光在那张横在椅子和课桌之间的身形来回扫视，右手摸索身边可作武器的东西，却在接触到那人的眼睛时，动作停住了。牧野流冰！踌躇着要不要走过去，却发现他的眼睛在黑暗里异常闪烁，诡异的明亮。一阵浓郁的酒气随着风迎面而来，我皱眉，低骂了一句：酒鬼。转身离开。

回到荣星花园附近的小公寓。

拧亮落地灯，小小的五十平方米屋子亮堂起来。光着脚跑去厨房下了一包面，打开电视看八点档超级口水剧，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起来。电话铃突兀大响，吓得手中的碗漾出了汤汁，狠狠地，迟早有一天有它没我，有我没它。

“喂。”对着话筒发出磨牙的声音。

“妹妹！！”老妈的嗓门大得就好像站在身边。

“还活着，说吧。”说了多少次叫她别叫我妹妹，迟早有人会以为我不止十八岁。

“死女儿，这么跟你老妈说话吗？”用力吸了一口面，呼噜噜。

“又吃泡面？跟你说了多少次，那东西吃了会得癌症，得了癌症会……”立刻把听筒拎离耳朵数分钟。

“没事吗？那我挂啦。”懒懒的。

“歹势喽，生了你这没良心的。周日回家吃饭，听到没？！你老爸生日，没忘吧？”

“嗯。”看情况吧，反正他会不会回家还不知道呢。

“那……我挂了，你别忘了！”直到那边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才挂上电话，怔怔地望着阳台外出神。

啪……嘭……重物落地的声音忽然在门口响起，神魂归来，面已冰凉发胀。歪头倾听了一会儿，似乎有人搬进了隔壁那套空置已久的小公寓。没有那份热情去与新邻居打招呼，随手把面巾放进厕所，取来衣物，洗澡去也。

这算什么？！

数着秒钟出门，才拉开门，对面的门同时也大开，抬头，那双因宿醉而微微泛红的眼睛盯着我，我承认我怔住是因为看到他那张让人为之神往的脸。只不过愣了小小的一分钟，他居然做出一个不小心吞了耗子的表情，留下一句：阴魂不散。甩门而去。

为什么，好有踹人下楼的冲动！那是我的台词！！

回到学校，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在教学楼楼梯口像门神般贴着，直到看见我，才停下那夸张的翘首企盼的动作。原本只剩一半的好心情彻底烟消云散。

“天蓝，这个周末……”那张脸让人讨厌，连声音也格外刺耳。

“没空。”冰冷得落地有声，转身开始上楼。

“这个周末我组织了……”

“风见奕，我没有任何兴趣参与你组织的任何活动，请你……”手指爬到他的鼻尖上，“不要来打扰我！”他以为他要我，我就会像汪汪般向他摆尾吗？

“莫天蓝！！你太过分了！为什么每次你都要和我唱反调呢？难道你想用这种方法来引起我的注意吗？那你现在也如愿了吧？”

我倏地刹住身形，冷笑三声，再一字一顿地说：“如果这么想会让你好过一些，或者可以让你从此不再来烦我的话，我很乐意。”

通体舒畅，摇头晃脑起来。

“天蓝，又把隔夜饭给风见奕吃了？”小禾身形一晃，腻了过来。

我把手一摊。

“什么？”她不解。

“请付隐私费。”手立刻被她拍掉。

“嗤，还不如给晓溪呢，不定还能拿到牧野流冰的照片哦，要不兰迪的也行啊！”你没有看错，她的眼里的确金光闪闪。

校园忽然热闹起来。直到小香像旋风般冲进教室，眼眸晶莹透亮，大嚷：“天呐，牧野流冰和晓溪一起来学校啊！”好崇拜她的八卦程度。

男女主角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教室顿时寂静，接着爆炸般哄闹起来。晓溪脸颊泛着红晕，眼眸里却闪过一丝无奈。只一瞬，就像是错觉。

“天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爱情？”

“嗯？”眼睛正与高数进行天人大战中。

“以前，我总觉得任何事只要自己努力，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是为什么我却把感情处理得一塌糊涂呢？”

“你是指牧野流冰和……风间澈吗？”

“你知道？！”眼睛好圆。

“我是谁呀！”不禁趾高气扬起来。

“我伤害了两个人，却还弄不懂爱情。”她沮丧地低下头。

“爱情……爱情就像一个姿势，一翻身就变了。”晓溪呆呆地望着我，一直没再说话。爱情，爱情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懂，只是，我更希望它就像一杯清水，淡薄的，却能解渴。